

徐成淼 著

对话与独白丛书

在季风中感觉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对话与独白丛书

在季风中感觉雨

徐成淼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在季风中感觉雨
对话与独白丛书
徐成淼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0.875印张 178,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6.00元

ISBN 7-202-02097-1/I·468

目 录

随风而逝

真诚·····	(3)
学习微笑·····	(5)
城市多美丽·····	(8)
电视情结·····	(12)
妻子生气了·····	(15)
无价收藏·····	(18)
两位“哲学家”·····	(21)
为五斗米折一下腰·····	(23)
步入上流·····	(26)
在乎与不在乎·····	(28)
不期而遇·····	(32)
也说龟兔赛跑·····	(35)
多见不怪·····	(37)

爱逛商场·····	(41)
吃力得要命·····	(44)
弯腰系鞋带儿·····	(47)
追随气息·····	(50)
几根根毛也要弄得有模有样的·····	(54)
草木并非无情·····	(60)
外古内今·····	(63)
水的哲学·····	(66)
时间停止·····	(68)
只对一半·····	(71)
步步后退·····	(73)
极端·····	(77)
冰雕精神·····	(79)
两棵树·····	(81)
肥皂泡·····	(82)
树的礼赞·····	(85)
数蚊子·····	(88)

雨之声

文学与功名·····	(93)
真实人生的洞然体悟·····	(95)
梦断廊桥·····	(98)
留下二十个字·····	(101)
文学与“玩”·····	(104)
拍案惊奇·····	(106)
且说掉泪·····	(109)

魂断蓝桥·····	(111)
不再为离别悲伤·····	(114)
三毛之死·····	(117)
月之华·····	(119)
国歌独唱·····	(122)
演员与角色·····	(124)
难以抗拒的诱惑·····	(126)
马赛克·鸡尾酒·····	(129)
水之湄·····	(131)
关于炭·····	(134)

在水一方

生命之缘·····	(139)
那片草地与那个名字·····	(143)
浮沉·····	(146)
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149)
两个真朋友·····	(151)
漫漫青草路·····	(154)
许天虹·····	(157)
宋凡圣·····	(162)
心债·····	(166)
少年情·····	(170)
第十张贺卡·····	(174)
绝色丽人·····	(178)
世界真小·····	(183)
马兰草·····	(186)

铁塔上的鸟巢·····	(189)
杭城路遇·····	(193)
万国旗先生·····	(196)
两位画画的“文彬”·····	(200)

雁南飞

那时候·····	(205)
倏忽间爱已成往事·····	(209)
幸福篇·····	(211)
异性相斥·····	(215)
三岔河之恋·····	(218)
她们真漂亮·····	(221)
眩光·····	(223)
伸一只脚到海水里蘸了一下·····	(227)
冷暖之间·····	(230)
“牙刷穿哦”·····	(233)
压岁钱的悲喜剧·····	(236)
柚子·····	(239)
角马诞生·····	(242)
滑向深渊与拯救灵魂·····	(246)

明亮的时刻

晨之歌·····	(251)
记忆·现实·梦境·····	(253)
路灯下·····	(256)
劝告·····	(257)
等待·····	(258)

激情·····	(259)
忧郁·····	(260)
离别·····	(261)
为往事干杯·····	(262)
明亮的时刻·····	(263)
梦之花·····	(265)
蔷薇, 当我的青春已经消逝·····	(267)
爱的花环·····	(269)
心之声·····	(271)
时装表演·····	(273)
水上芭蕾·····	(275)
信·····	(277)
伞·····	(278)
音乐喷泉·····	(280)
海市蜃楼·····	(281)
秋梦·····	(282)
天鹅之死·····	(284)
老人与树·····	(286)
电声乐队·····	(288)
编队跳伞·····	(290)
黄金落叶	
沉默与自信·····	(295)
月亮·····	(296)
珠贝·····	(298)
蛹·····	(300)

信鸽·····	(302)
红草莓·····	(304)
黄金落叶·····	(305)
橡胶树·····	(307)
豆蔻花刚刚开放的时候·····	(308)
瀑布·····	(310)
枫叶·····	(312)
云·雨·雷·电·····	(313)
花萼·····	(316)
温泉之歌·····	(317)
野花·····	(319)
葡萄·····	(321)
无花果·····	(323)
蜜蜂·····	(324)
桑叶·····	(325)
致彗星·····	(327)
北斗·····	(328)
含羞草·····	(329)
棉花·····	(330)
新芽·····	(331)
秋天的向日葵·····	(332)
山泉·····	(334)
贝壳·····	(335)
苜蓿·····	(337)
后记·····	(338)

随
风
而
逝

真 诚

真诚很不容易。在这个多数人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准则的时期更是这样。

“公共关系学”一类的书本上，教人们怎样以言语取悦对方，以行动获得他人信任，乃至以真心换取真心。然而，这只是一种策略，还不是本原意义上的真诚。

严格说来，真诚不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计谋，真诚是生命本身的需要。真诚不需要报偿，不需要交换，真诚是一种必然；你非得那样做不可，要不你生命的价值就会受到损伤，你心灵的版图将会出现残缺。真诚不需要表白，也不需要证明，像是有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力在驱使着，令你萌生一种强烈的奉献的愿望，迫切地愿为一个目标献身。这是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一种生命原力

的冲动。为了完满生命的意义，你必得真诚，即使连被“真诚”者也怀疑甚至否定你的真诚，你仍然一片痴心，这才是真正的真诚，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很难。

在当今这个时刻，谈论绝对意义上的真诚未免不合时宜，甚至有如痴人说梦。然而人生毕竟仍然需要真诚，在你的周围，毕竟仍会有你需要待之以诚的人，毕竟有你想要为之献出一切的亲爱者：恋人，亲人，友人，情人。只要如此，那么真诚就依然存在，依然为人所需要，依然值得我们去追求。

学 习 微 笑

笑是人类独有的专利，其他动物没有。即使是猴子、猩猩，也没有哪个会笑。

据说笑容是由人脸部的神经控制的，笑一次，要牵动好多根肌肉。美国洛杉矶有个小女孩，生下来就不会笑，只会哭。她爹妈急坏了，一个女孩子，一辈子都没有笑容，那可怎么了得？他们去找医生，医生仔细检查之后，说这个小女孩先天性地少一根控制脸部笑的神经。怎么办？医生说只有动手术试试。可这没有先例，能不能奏效也说不准。然而为了让小女孩将来能以笑容面对世界，医生还是下了决心。手术由洛杉矶凯泽永久性损伤医疗中心执行，整整十一个小时后，手术终于完成，而且效果很好，小女孩会笑了。大家都为她庆幸。

外国人以《蒙娜丽莎》的微笑向世人招摇，其实他们的总体性格并不是“蒙娜丽莎”型的。西方人笑起来挺火爆，不像咱们的微笑那样温文；中国人笑起来讲求笑不露齿，充满了东方人的神态和情韵，很有魅力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太张扬的笑少了些内涵，只不过热闹而已。年轻时我在上海见到过一张旧唱片，好像是百代公司的产品，叫《洋人大笑》，笑得是又响亮又放肆，真是没个遮拦。中国人哪有笑成这样的？中国人的微笑温柔敦厚，意味隽永，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但这些年来，不知怎么弄的，人们的肝火越来越旺，绷着个面孔，动不动俩人就呛上了。一般说来，有两种地方特别不容易找到笑容，一是在某些部门，一是在某些商店里。一些部门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更不用说微笑了；某些商店呢？营业员一脸冰霜，微笑杳无踪影。

外国也有笑影难觅的，挪威就是。据说挪威人脸部表情最为严肃，一个个沉着张脸，很难找到笑容。那年冬奥会在挪威利勒哈默尔举办，来自五洲四海的人们将云集该市，这可急坏了政府部门。他们也搞“突击”，急忙办起了“培训班”，专门教人们如何展露笑容。更噱的是，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微笑器”，仪器上有两个小钩，连着两根有弹性的箍带，两个钩子分别钩住两个嘴角；箍带固定在后脑勺上，还可以调节松紧，以便控制笑的程度。我很怀疑这种用钩子硬钩出来的“笑容”能不能叫做笑容；想来跟木偶脸上的表情也

差不多，硬硬的，僵得很。笑应当发自内心，是愉快心情和友好情感的自然流露。日本也有训练笑的学校，就叫做“笑学校”。“笑学校”是日本喜剧明星东八一创办的，前期招收学生十一人。上课时，教师与学生都幽默而风趣，课堂上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气氛，笑声不断。

笑是身心愉快的标志，是爱心的体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的表征。作家唐达成在《微笑地面对世界》一文中写道：“面对世界展开自然的笑容罢，在微笑中，让世界变得更富于人性，更充满温暖，更盈溢爱心，更闪耀生气”，“让铁青着脸没有微笑的时代永远过去，让我们的微笑面对世界迎接新的世纪。”

城市多美丽

早在上个世纪末，小说家李伯元（1867—1906）就在他的《海天雪鸿记》中讴歌现代都市的美丽。他这样写当时的上海：“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异。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一百年前的上海，城市化的程度还很浅，就已让李伯元痴迷，足见他对城市之美是有敏锐的感受力。

本世纪初叶，郭沫若跑到日本去，站在笔立山头，俯瞰城市远景，写下一首《笔立山头展望》，抒发了面对城市心头涌起的巨大激情。工厂的烟囱浓烟滚滚（如今是污染当然要治理），诗人形容为“每一支烟囱都开出了一朵黑牡丹”，他赞美道：“现代文明之母哟，二十世纪的名花！”到